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钱谷融 主编

“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

王圣思 选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

王圣思 选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昆山亭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字数：330 千字

1996 年 10 月第一版 199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1—1,000 本

ISBN 7-5617-1303-7/I·120 定价：19.20 元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编 辑 凡 例

一、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各种新文学的社团和流派，它们各有其特点，并且互相竞争，互相消长，从而形成了新文学的历史进程。为了反映出新文学这种丰富多样的面貌，显示出它的发展线索，我们特编辑这套丛书，以应科研和教学工作需要。

二、本丛书将按社团、流派出现前后，编选它们的代表性作品及与其有关的评论文章，陆续出版。每一个社团或流派，各编一本作品选、一本评论选。在每一选本前，均有一篇序言，作简要的评述。编选和评述，都将努力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忠实地体现新文学史上的客观情况。

三、每一种社团或流派专书，有一书名和一副题。书名意在体现该社团或流派的特点、倾向或所产生的影响，副题或标明社团名称，或写出同人刊物名称，或指出作家所在地域，等。

四、每一种社团或流派专书分两册。作品选主要收有代表性的短篇作品，适当收入长篇小说、长诗和多幕剧的一部分。作品选内作品的编排，一律按体裁分类；每一类的编排，则依作品发表的先后为序。^①评论选与同一专书的作品选相应。主要收入对该派作家作品的评价文章，编排上也以文章发表先后为序。所收文章，以解放前发表的为主，并尽可能多收该社团或流派形成之初的有关评价；也适当收解放后的评论。

无论作品还是评介文章，都选自最初发表的报刊和集子，以显示其原貌。

五、本丛书每一专书的具体编选工作由本研究室成员分别承担。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研究室

一九八四年七月

序

钱 谷 融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近年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无论在研究的广度上、深度上，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展，这是很令人高兴的。同时，随着研究工作的日益开展与深入，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引起了一些新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不但是很自然的，而且也同样应该是值得我们高兴的。因为，在科学领域里，不同意见的争论总是会有的，也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们的研究才能更加深入，才有可能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就。因而我们尽可不必急于强求统一。不过，为了使我们的争论能够更有价值，更能推动我们研究工作的发展，我觉得，我们首先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本身有一个尽可能详尽的全面的了解，如果所见不全，就容易各执一端，大家说不到一块儿，这样的争论也就很难对我们的研究工作起到多大的真正推动作用。因而，资料建设工作，为研究工作者提供尽可能详尽的各种有关资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任务了。

固然，我们也知道，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研究者往往很难保持完全的客观态度，一旦你开始把各种事实和材料归集拢来，主观的选择标准就会不知不觉地左右你的思路。特别像现代文学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不同的研究者即使对它都已有了尽可能详尽的全面的了解，即使面对的是同样的材料，还是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各种不同的观察，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来的。不过，归根结底，对事物的认识，对事物所作的主观解释，总是必须

符合事物的客观真相的。我们应该相信，一切已经发生过的事，一切存在的现象，都有某种大体上确定的面貌，只有根据这种面貌才能判断我们对它的描绘是否真实，对它的认识是否正确。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个人往往并不能一下子看清这种面貌，他会漏过一些重要的细节，甚至得出某种歪曲的印象。但是，只要这些历史事实、历史现象不被遗忘或埋没，后起的探求者终将逐渐弥补上前人的疏漏，修正或者更新既成的解释，直至认清它们的真相。所以，那种相对主义的认识态度并不可取，尊重事实仍然是求得正确解释的前提。不妨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当我们获得一位诗人的创作日记的时候，对我们理解他的创作意图，不是就多了一种依据，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吗？

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现状，似乎更应该强调这一点。建国以来，我们在研究五四文学，尤其是鲁迅作品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从五十年代初第一本新文学史稿问世，研究者们陆续写出了许多部文学史和研究著作，从报刊上更可以读到成千上万的评论文章。但是，和如此规模的研究活动相比，我们对现代文学具体形象的了解，也许鲁除外，却似乎明显不够了。良友图书公司早在三十年代就出版了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大系，可直到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才有可能来编选第二个十年的大系。像这样已经有人开头的工作尚且如此，其他方面更可想而知了。今天的许多研究者都看得很清楚，现代文学领域里还有许多块沉睡的处女地，有人甚至指出，就是对整个一段文学历史的评价也有不少偏颇粗疏的地方。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否也在于我们对现代文学的丰富内容还缺乏充分的了解呢？就像画一张地形图，倘连许多具体的数据都掌握不全，那又怎么能画得准确？当然，造成这种现象是有许多历史原因的，在过去的年代里，不断泛滥的极左思潮根本就不允许尊重事实。但是，在实事求是的旗帜重新飘扬，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路碑重新竖起的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赶紧研开干涸的墨

笔，把新文学的历史风貌图补充完全呢？当那种肆意删消和篡改史实的作风遭到严厉谴责的时候，难道不正应该尽快让事实站出来作证吗？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承担了编选这套六十余册的《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的工作。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流派”似乎常是一个遭冷遇的字眼。连“浪漫主义”都一度成为作家们急于躲避的不祥之物，谁还能仔细去探讨新文学在风格流派上的复杂表现呢？当人们把关心文学的多样性看作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一种背离的时候，就自然只有把新文学削剪成一根光秃秃的树枝，才足以突出地显示它的主导倾向了。但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毕竟是这一时代所有作家的个人创造物的总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可能按照同一条轨道去思想，文学又怎么可能出现创作倾向上的纯然一致呢？相反，艺术也正和大自然中的植物一样，越是枝繁叶茂，越表明它的旺盛生机。如果说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主流，它却是一种远比表现风格更加深入的东西，它像血液那样渗进作家的心灵。他们的创作激情越是丰富多样，反越显出这血液的活力。单从一条笔直的人工渠道，你能看出水流的自然方向么！唯有亲临那种弯汊密布，岔道众多的大江，你才能真正领略到主潮的那种挟裹一切的威势。所以，要真正掌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离不开对各种流派现象的深入分析。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曾经出现过许多面貌不同、风格互异的作家，而我们无论从那些直面悲惨现实的作家身上，还是从那些向主观感情索取支持的作家身上，甚至从那些扭过脸去，向往昔岁月寻找安慰的作家身上，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感觉到对黑暗现实的深切愤懑和对人民苦难的认真关注。我们不正是通过这一事实，才更加认识到现实主义文学的威力，才格外懂得了鲁迅传统的深远影响吗？

当然，重视对流派的研究是一回事，怎样理解流派又是一回事。各种文学辞典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定义，一些研究者也曾就新

文学的流派问题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但我想，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的文学都包含着各种复杂的现象。其实是很困难用某个定义去概括它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境遇又那样严酷，即使是建立文学社团吧，二十年代的作家在这方面还比较自由，可一到抗战爆发，连年战乱，许多人连一张书桌都无处安放，还哪里谈得上结社组团？严峻的历史注定中国现代文学的流派萌芽只能以相当曲折的方式缓慢发展，我们恐怕就更不能套用那种严格的定义去苛求它们。只要在文学主张或者表现风格上大体类似，而又自觉追求这种相似，甚至仅仅意识到这种相似的作家，都不妨被看作是一个类似流派的群体，都可以在我们的书目中占有一个位置。实在说来，我们并无意用这些文学现象去支持某个关于流派的定义，而是借用它来标示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内容。既然流派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意义上的名词，我们从社团和流派这个角度入手，是不是也能够较为清晰地梳理出新文学的真实的发展线索来呢？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

前　　言

我们在《“九叶诗人”作品选》的前言里已经谈到，“九叶诗人”是以其风格相似而被看作流派，近年才有名称。但他们在当时较为自觉追求的美学风格，不仅蕴含于他们的作品本身，而且在读者对他们的评论中也每每得到昭示。这里我们选编了有关对他们三、四十年代作品的评介文章，试图向更多的读者展示：这个流派是如何形成的，人们是如何评价他们的。

入选的四十年代评论文章中，“九叶”同仁互评占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他们之间有几位在当时并不相识，但诗风的吸引使他们彼此注目。从他们互评的文章既可见出被评者的诗艺特点，又可看到评论者的审美眼光，这类文章同时从两个方面提供了研究“九叶诗人”的资料。另有一些文章是其他诗人或文学家所写，也有一般读者的反应。所有这些四十年代的评论都为“九叶诗人”群体的实际形成及其发展留下了历史的见证。

需要指出的是，“九叶诗人”显示出其流派风格的特点时正值四十年代后期。那正是方生与未死、光明与黑暗进行最后决战的时代。他们创办的诗歌刊物《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传递着人民的心声，也就遭到与其他进步刊物同样的命运——被当局强行查封。办刊人杭约赫、辛笛等人或被抄家，或东躲西藏，逃避追捕。

在通常情况下，评论研究一般是在作品诞生后才能展开，因此文学评论总要比文学创作迟一些。那么对这支形成于四十年代后

期的诗歌流派的评论研究，照理正好应从四十年代末自然延续到五十年代以至于今天的。然而由于另外的种种原因，解放后“九叶诗人”和四十年代的一批诗人一度都沉默了。他们有些人搁笔自省，有些人遭受磨难，因此对他们的研究还没来得及充分展开，就猝然中止。直到《九叶集》(1981)出版后才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考虑到这种特殊情况，我们也有选择地收入了相当一部分七、八十年代的评论文章。其中有一些是读者不易找到的香港、台湾等地学者、读者的评论。在一九七四年香港大学出版的《现代中国诗选》中，香港学者率先从诗艺相似的角度将九位诗人联系起来予以介绍。而在此之前和之后，港台学人更是陆续不断地评介他们中的单人或多人作品。八十年代以后，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对“九叶诗人”的评论也多了起来。本书从中挑选了一些有代表性观点的章。所有上述评论从不同的侧面、各自的角度分析评价了“九叶诗文人”，使当今的读者透过评论可以更多地了解其形成发展的全过程：发端、中断和复苏，从而能够较为全面地认识他们。

入选的评论文章分辑为：对“九叶诗人”所办刊物《中国新诗》的评论；对“九叶诗人”的综合评论；对每一位诗人的单独评论。各辑每一部分均按文章发表时间顺序排列，四十年代文章在前，七、八十年代文章在后。

此外，另设附录，收入两方面内容：一是《诗创造》的若干编余小记、《中国新诗》的编后短文、代序文章以及近年对当时办刊的回余小记和代序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办刊现状的第一手历史性材料；回顾文章则追述了办刊的来龙去脉及其变化，使我们对已模糊了的史实有所了解。二是部分诗集自序及自述文章，展现“九叶诗人”的某些艺术观点和诗艺探索历程。

最后作两点说明：第一，本书最初编就于1988年2月，大多收至当时所见的部分评论文章，后又略作增删。由于出版周期和篇幅所限，近年来评论“九叶诗人”三、四十年代作品的文章已出现

多篇，但无法选入，只好割爱了。第二，对“九叶诗人”在解放后、特别是七、八十年新作的评价，因不在本丛书所规定的编选范围内，则或作删节，或未能收入。今后若有适当机会，将另选编“九叶诗人”新作评论集以飨读者。

王圣思 一九九五年初

目 录

前 言	王圣思	(1)
诗的新方向	袁可嘉	(1)
论《中国新诗》	唐 混	(5)
四十年代诗理论的一些据点(节选)	[美国]叶维廉	(10)
新诗现代化	袁可嘉	(13)
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	袁可嘉	(20)
诗的新生代	唐 混	(29)
严肃的星辰们	唐 混	(33)
真诚的声音	默 弓	(61)
《现代中国诗选》导论(节选)	[香港]黄继持等	(69)
《九叶集》序	袁可嘉	(73)
他们歌吟在光明与黑暗交替时	严迪昌	(86)
论四十年代的“现代诗”派	蓝棣之	(96)
《九叶集》的启示	公 刘	(116)
“九叶诗派”对西方诗歌的审美选择	王圣思	(137)
论《手掌集》	唐 混	(154)
从辛笛诗看新诗的形式与语言(节选)	[香港]梁秉钧	(164)

《手掌集》论	[香港]姚启荣	(209)
略论陈敬容的诗	铁 马	(221)
附录 答复一个陌生读者的公开信	陈敬容	(224)
憧憬,是永远也不会疲倦的	楼肇明	(227)
诗与建国(节选)	朱自清	(230)
《诗四十首》述评	田 塏	(234)
杜运燮的《诗四十首》	唐 淦	(236)
《噩梦录》序	臧克家	(242)
风暴孕育的新芽	[台湾]陈嘉农	(244)
曹辛之的诗	艾 青	(258)
郑敏的静夜里的祈祷	唐 淦	(265)
灵敏的感触	[香港]钟 玲	(278)
折叶看脉纹	[香港]陈德锦	(285)
《唐祈诗选》序(节选)	郑 敏	(293)
《骚动的城》序(节选)	臧克家	(300)
厄运里开出了幻美之花(节选)	张 禹	(301)
袁可嘉	[香港]张曼仪等	(303)
一个中国新诗人	王佐良	(306)
读穆旦的诗	周珏良	(314)
读《穆旦诗集》	李 漪	(325)

穆旦论 唐湜 (337)

附 录

- | | | |
|-----------|-------|-----------------|
| 《诗创造》编余小记 | | (355) |
| 带路的人 | | 编 者 (355) |
| 丑角的世界 | | 编 者 (356) |
| 箭在弦上 | | 编 者 (357) |
| 丰绕的平原 | | 编 者 (360) |
| 灯市 | | 杭约赫 (360) |
| 严肃的星辰们 | | 杭约赫 (362) |
| 《中国新诗》编辑室 | | (364) |
| 时间与旗 | | 陈敬容 (364) |
| 黎明乐队 | | 杭约赫·唐祈 (364) |
| 我们呼唤(代序) | | 《中国新诗》编 者 (366) |
| 面对严肃的时辰 | | 曹辛之 (368) |
| 《辛笛诗稿》自序 | | 辛 笛 (378) |
| 在诗探索的道路上 | | 唐 祈 (384) |
| 我的诗艺探索 | | 唐 涠 (392) |
| 我和英国诗 | | 杜运燮 (402) |

诗的新方向

袁可嘉

握在我手里的是两卷被讥为“南北方才子才女大会串”的《中国新诗》第一集《时间与旗》和第二集《黎明乐队》。上述的讥语不仅十分别致——你不觉得它危险地挨近捧场的界限吗？——而且无意中点出了我在这篇简短的评介文字中所想论述的方向。我想说，《中国新诗》的出现至少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它具体化了，同时象征了，南北青年诗人们的破例的合作，而这个合作并非基于某一武断的教条，而是想在现实与艺术间求得平衡，不让艺术逃避现实，也不让现实扼死艺术，从而使诗运迈前一步的心愿；（二）《中国新诗》第一二集所刊载的诗作的极不相同的风格证实诗发展的多种可能的途径，决不像某些文学统一论者所幻想的，非走业经划定的路线不可。从《中国新诗》与别的诗刊的比较里，我甚至敢进一步肯定《中国新诗》所代表的方向确定地比别的广阔、自由、更有收获优秀果实的希望。下面我将就这两点分别论列。

近十余年来南北文坛的相互排斥的情形，有见识的人们无不深为惋惜。真正值得惋惜的倒不是文学派别的分野，文学见解的互异，（因为这些都是古今中外文学界的平常情形，不同产生丰富，一致无异单调，与其说令人惋惜，毋宁说值得鼓励，）而是以政治狂热为借口所形成的对于同路人的放纵，曲容，对于所谓“异党”的滥

施攻伐，以戴人帽子的惯技代替判断的决定，以叫嚣掩饰空洞，进而否定全面的人生意义；一方面自己懒于工作，或根本缺乏工作的才能，一方面必害怕别人真正做出一点成绩来，摆脱他们的控制，于是勾心斗角，种种说不得的事情一变而为常态的斗争法则。

许多人纳闷，怀疑，这种盲目的敌对的重疴是否有一天能霍然而愈？《中国新诗》的出现就是最有力的答复！它像霹雳一声的夏夜初雷，一扫充斥云空的沉闷空气！中国新诗第一、二集中，北方诗人的作品有卞之琳、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马逢华、李瑛几位；在南方的则有陈敬容、辛笛、唐祈、唐湜、杭约赫、方宇晨、扬禾诸先生的诗，刘西渭、蒋天佐诸先生的诗论，和戈宝权、陈敬容诸先生的译诗。

合作的事实固然可喜，而造成这番合作的根本精神尤其可贵，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愿意一再强调地说，他们并不因为接受某一共同的教条而臭味相投，而只是因为他们有想在艺术与现实间求得平衡的一致心愿；这显然不是倾左，倾右或居中偏左的问题，而是艺术与人生，诗与现实间正确关系的肯定与坚持！不许现实淹没了诗，也不许诗逃离现实，要诗在反映现实之余还享有独立的艺术生命，还成为诗，而且是好诗。

开场白的介绍辞最好在此带住，让我们接近诗作本身。第一集引我们到郑敏底沉思的宇宙，她将圣雄甘地所代表的真理（《最后的晚祷》），对于智慧的价值（《求知》），对于人生意义（《生命的旅程》）都作了有力的肯定，我必须指出郑敏诗中的力不是通常意义上重量级拳击手所代表的力，却来自沉潜，明澈的流水般的柔和，在在使人心折。穆旦的搏斗的雄姿，拼命地思索，拼命的感觉，而又不顾一切要诉之表现的镜头是北方读者所熟悉的，他的《世界》、《手》、《我想要走》仍保有一贯的 dynamic 的物质^①，我个人觉得

① 该文收入《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 1988 年版）书中，作者将此句改为“……仍保有一贯的强大推动力”。